

考古与文化

曹兵武 著

考古 与 文化



文物出版社

5.3084
107
036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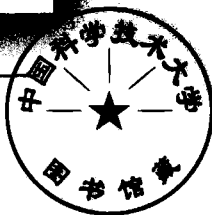
WENHUA

26.3084

C107

0036014

考古 与 文化



文物出版社

0036014

封面设计 周小玮

责任印制 陈 杰

责任编辑 子 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古与文化/曹兵武著.-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9.9

ISBN 7-5010-1161-3

I. 考… II. 曹…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文物-考古-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9572 号

考古与文化

曹兵武 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美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32 开 印张:6.5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010-1161-3/K·473 定价:15 元

目 次

往昔梦寻·····	(1)
生存于夹缝之间·····	(8)
考古学是什么	
——在班村思考·····	(18)
中西考古学的异同	
——小记两位西方考古同行·····	(22)
身为考古者的悲哀·····	(26)
残缺不全的美与考古学的魅力·····	(29)
文物无声心有声	
——在美国看博物馆随札·····	(33)
考古学的形式	
——美国考古中心访问印象·····	(49)
寻根幽径	
——阅读苏秉琦先生·····	(55)
方法的寻找	
——评介两本考古学论文集·····	(77)
再思考考古学的人文价值·····	(81)
中国考古学的姿势·····	(89)
班村发掘跋·····	(99)

低头看地与抬头看天

——关于考古科普的一点感想 …… (102)

从破碎到整合

——张光直先生及其考古学 …… (107)

古代与现代：考古学的启示 …… (119)

※ ※ ※

作为经验的历史 …… (131)

读书为文者的寂寞 …… (140)

未知生 焉知死 …… (141)

在美国学中国历史 …… (148)

关于书的胡思乱想 …… (154)

文化断想 …… (161)

人生琐话 …… (163)

不战而屈人之兵：一种学术境界 …… (165)

过去的与现在的

——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 (166)

30年代与90年代 …… (170)

次生的现代与中国文化现代化 …… (173)

文化视野中的南北与东西 …… (184)

山西的文化精神 …… (189)

大众消费时代的博物馆 …… (197)

往昔梦寻

1991年春末，当我们在豫西考察途中驱车路经仰韶村时，正是赤日炎炎的中午，太阳那金黄色的光芒，沉甸甸地洒满仰韶村里稀疏的树林、低矮的房舍、弯曲的道路以及村外绿油油的麦田。村子里几乎看不见任何人，而纪念仰韶发掘的巨大的方石碑的浓重阴影，就匍匐在我的脚下。在太阳的永恒的光芒中，现代的仰韶村活脱脱就是一个裸露于地面的遗址。太阳的光芒，消融了古代与现代之间的界限，使我的思绪突然间跃向四五千年前仰韶先民生活的氛围。在这凝重的空气中，我仿佛听到他们午后酣睡的鼻息。我的思绪又跃向了70年前那曾激动过整个中国学术界的短短的一瞬，我仿佛听见了安特生的嘚嘚作响的驴蹄声。一时间，我感到过去离我是这样近，而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又再一次出现在我的脑际：考古学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发掘？难道说在一个不锈钢、铝合金已深入每一个家庭的时代，我们真的对那些古老地层中破碎的盆盆罐罐感兴趣吗？难道就是这些破碎的陶片、残损的石器驱使我们踏上了这尘土飞扬的漫

长的考察之路吗？决不。我想，一定有某种人类内心恒久的感情、人类的某种本能在支撑着我们，在我们一切考古发掘和研究的背后，除了求知的愿望之外，一定还包含有某种理想的成分、还愿的成分——考古学家在用自己的知识和工作，带领整个的人类穿越时空的黑洞，追寻那童年的梦境。

有两件事更加坚定了我的这一信念。其一是考古工作者本身。每年春秋两季，当天气渐好，春暖花开或暑意渐去，他们就像候鸟一样涌出城市，奔向山野荒坡，用小小的手铲，叩击大地的胸膛，希求听到某种久远的回声，直到他们由青年到中年、到老年，最后消失于浑厚的地平线之下，成为又一个任人解说的故事。我想，如果有一种工作能够使一些人将一年中最好的时光——春天、将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青春，倾注其上，而且，如果这种工作从谋生的角度讲又不怎么诱人的话，那么在这种工作中，必定存有某种令人着迷的东西。

在另一个地方——我的办公室旁边、故宫博物院的门前，我终于理解了这令人着迷的东西是什么。无论春夏秋冬、风霜雪雨，每年每天，总有那么多人，川流不息地走进这红色的宫门，然后又带着满意、陶醉的神情离开。每当我在办公室中，放下手中的书本，移目于这样的情景，我的心就按捺不住地激动。这正是我坚信考古学的价值的第二个原因。因为人类需要历史——活生生的、可以感触、可以体验的历史，一个温存或者残酷的梦乡；

需要在必要的时候，能够重新置身于这种历史的氛围，从而使现在与未来在历史的泽被下，更加明亮和坚实。

意识到自己有历史，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历史，对于人类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圣经上的谎言，进化论的雄辩已成为新的历史，就是考古学本身也曾经走过一条十分曲折的道路。

西方考古学的前身是古物学，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金石学。前者的对象主要是古典时代的艺术珍品，后者的对象主要是夏、商、周时代的钟鼎彝器，其所以如此，求宝的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金石学与古物学也包含有鉴赏的意义。在西方，言必称希腊罗马；在中国，言必称三代，它们曾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的高峰。而对这些时代遗物的嗜好，本身就蕴含有对人类对辉煌的历史的向往之情。

此后，在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考古学才逐渐摆脱这种求宝与玩赏意识，走上追寻人类整个历史特别是早期历史的艰难旅程。人类开始严肃地面对自己的历史，尤其是历史中那最早、最晦暗的部分，吸引考古学家投入了最多的目光和精力。成千上万的考古学家奔赴两河流域、地中海盆地、安那托利亚高原、恒河河谷、黄土高原、墨西哥湖畔这些人类文明的发轫之地，奔赴非洲的丛林、北温带的山洞这些人类起源的摇篮。人类历史上大片大片的空白开始缀连起来，文字之前的历史开始变得渐渐清晰。藉此，考古学家实现了自己最初的梦想，

将人类的命运从上帝虚幻但紧攥着的大手中解放出来，放置于坚实的大地之上。这些知识又被变成教科书上的铅字，很快成为小学生头脑中的常识。无数的考古遗址成为人们假日游览的圣地，在祖先留下的遗迹之旁，人们漫步、休息，沐浴古代的气氛，享受现代生活的乐趣。这些事情发生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的前半段乃至中期。这段时间是考古学上的黄金时光，通过考古学家，人类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早期历史。而这一过程，倾注了好几代考古学家的心血，它是和动荡不安的现代史、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人类知识的迅速膨胀、价值观念的迅速转变相交织而完成的。

从亚当、夏娃，到奥杜威、周口店，到殷墟和亚述的宫殿，考古学家驱散了人类心头一重巨厚的阴影，替人类偿清了上帝的债务。而当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周口店、故宫，涌向金字塔、兵马俑时，当他们在那儿嬉戏、留影、饮可口可乐时，考古学的传统命运却无可挽回地衰微了。考古学还能够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怀疑，当代的考古学家是否还有机会经历谢里曼发掘特洛伊、卡特打开图坦哈蒙陵墓巨大的石门时那种难以形容的欣喜心情。历史的粗硕的骨骼已经浮现在人们的面前，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一些修修补补的琐碎工作而已。我为一门学科的命运感到绝望。

近年，当我开始接触到最近一二十年中考古学

内部一些尚不太引人注目或争论甚多的思想与苗头时,我的这种绝望的心情又开始消失。每一代人都 会经历只属于自己的欢乐、激动和痛苦。这种心情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可以不同,但是,只要你经历了,并且全身心地感受了,它们在性质上或程度上是不应有所不同的。对于考古学家,情形也应是如此。

人类的历史像一个时间的黑洞,它隐没在广袤的地平线之下。珍惜自己的历史并且有能力顾视自己的历史,是人类独有的特权。人类之所以能够在生物世界占有今天的位置,之所以能够进步,这与一个人能够时时回首往事,一个孩子时能够聆听父辈们童年的故事不无关系。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30岁的人回首往事与70岁的人回首往事,决不可能怀着同一种心情、同样的目的。往事是人类的心智与情感得以完美的营养,但之于往事,人类应有不同的烹饪技巧——这正是未来的考古学家可以激动的领域之一。

过去,考古学家所面对的问题常常是:您挖出了什么?现在,我们已开始面对这样的问题:您为什么要挖?您为什么这样挖?当这后面的问题成为普遍性的问题时,考古学必将成为一门具有清醒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意识的学科。而当这些问题开始来自广大群众即历史自身的主人时,考古学的价值就将成为永恒,衡量这价值的就不再是地下贮存的有限的文物,而是考古学提供给人类精神食粮的方式及营养价值。

文物被一件一件摆进博物馆里，走进普通人的生活领域，成为弥补过去与现在之间时间鸿沟的桥梁。看着那数万年之前的粗大石斧，我们仿佛看到了祖先胳膊上凸起的粗壮的青筋和脸上滚动的晶莹的汗珠；把摸着数百年前的精致的茶壶，我们仿佛听见先人的啜饮的呼吸。然而，谁来弥补一件一件文物之间的鸿沟，将它们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生活画面？谁来弥补这些文物与祖先心灵之间的鸿沟，让我们理解那千年万年之前的幸福或苦恼？谁来赋予历史的粗硕的骨架以血肉、以表情乃至灵魂，使文物由单纯的鉴赏对象上升为历史的过程从而上升为可以被经验的对象？

1988年的秋末，我在山西垣曲商城工地发掘，工地面临着黄河。黄河从西边的群山中流出来，又消失在东边的山里，那哗啦啦的流水声单调而顽强地响着，几千年、几万年来一直如此。河对岸最高的一座山据说就是王屋山（相传愚公移山的地方），它默默地俯视着黄河，俯视着我们这些远方的来客——把土从一个地方挖起来，又堆积到另一个地方，并小心翼翼地在土中翻刨寻找。我突然想，如果王屋山就是一个老人——一个岁数很大很大的老人，比如说愚公或者智叟，那么这商城、这曾经生活在商城中的人、还有我们，又是些什么呢？考古学又是什么呢？

从此，我常常想，作为考古工作者，当我们举起手铲和锄头的时候，不仅要怀着追求知识的心

情，同时还应有理解古人的愿望。这理解，就是人类的历史得以不断传承、人类自身能够不断走向完善的原因。每一群不同的器物，都代表着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而每一种已经逝去的文化，都代表着人类生活的一种可能性。它们共同铸就了人类辉煌，铸就了人类生存的顽强不息的能力。逝去并不可怕，这是自然的规律，可怕的是遗忘。当一种文化不只是消失在时间的尘埃里，而且也消失于人类的记忆中，它才是真正的死亡。这意味着我们现代文化身上的伤疤，意味着我们现代人人生经验上的欠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常说，历史是一种财富。对于会思索的人类，过去和未来，是同等地重要。

1992 年春日

生存于夹缝之间

从三重意义上说，中国考古学和我们这些以中国考古学为职业的人，都是生活在夹缝之间的。

一、在传统与变改之间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考古学，从 1921 年安特生发掘渑池县仰韶村初创，至今已七十余年。七十年来，通过引进西方经验与国内学人的思考、探索，发展并完善了层位学与类型学这两大中国考古学的方法论支柱。藉此，文献记载相当模糊的夏、商、西周三代的历史基本廓清。三代之前的龙山、仰韶乃至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和旧石器时代人类物质文化的发展序列、时空布局基本明确，五千年文明古国言之凿凿。其结果虽不可与 19 世纪考古学在西方初创时之于人类知识积累、思想解放的巨大作用相提并论，但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华民族的彻底觉醒和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考古学功不可没。

上述这些既是中国考古学的简史，也是我们这一代考古工作者初入考古学殿堂时所面对的现实——新来乍到，我们就站在披挂齐全、硕果累累的

巨人的身旁。这也是我们这一代考古工作者所面临的困境：历史进程的链条上已几乎没有什么空白可供我们填补，而关于历史的意义我们却所知甚少；人类物质文化发展的具体轨迹业已被老一辈的考古学家所确立，而我们却要面对更加繁多、丰富的考古器物，知识与思想越来越变得支离破碎和难以整合。

现在，虽然每天都有数十个考古工地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同时作业，出土的器物堆满了各级文物保护、研究和展览单位的展厅、库房乃至各个角落，但是，那种“刨一锄头就可以填补空白”的时期已经一去不返。随着出土器物的增多，无论文字之前还是之后，历史与历史之间的缝隙正在收缩、夹紧，与前辈相比，我们的工作显得微不足道。于是，许多刚刚见到天日的东西马上又被厚厚的玻璃、木板或者墙壁尘封起来，任其沉默、变质乃至朽烂，而急速变化的社会和日益膨胀的挖宝思想，又在驱使我们马上投入下一个工地。也许有那么一天，地下文物已被发掘殆尽，那消失弥久的历史虽昙花一现，但在人们尚未真正看清其本来面目并理解其意义之前，旋即就又消失在时间的尘埃当中。

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自己日常工作的意义发生怀疑：难道我们这一代人命中注定，只能站在历史框架巨厚的阴影下边，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吗？难道这些更丰富、更精美的遗物被古人制造出来、

被我们发掘出来，就只是为了证明一种业已被确定的时空秩序而不能被作为某种生活、某种观念、某种情感的体现吗？因此，当我们拿起手铲在曾经哺育过古人的色彩、质地杂驳不堪的文化层中勾划出又一个所谓的灰坑，当这些灰坑中露出越来越多的器物时，我自己就越来越觉得茫然，甚至于恐慌，自然生出几分罪孽感来。这就是生活于传统与改变之间的人的正常而真实的感受。当偃师二里头的陶器已可以将有夏一代器物变化的每一个细节都表现出来时，以同样的眼光反复把玩、排比其他地区的同类器物，甚至竭力追寻更多的这样的器物，是否可被视为一种无聊至极的考古游戏呢？

二、在中与外之间

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五四运动之后引进西方思想与科学在中国的结果之一。然而，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中国学术界与西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却处于两相茫茫的隔绝状态中。因此，当 80 年代初中国考古学界睁眼看世界的时候，西方考古学界已（正）经历了过程考古学（新考古

学)^①与后过程主义考古学^②两大发展阶段,考古学文化及其他理论概念已被他们发展得更大、更深,相应地,揭示考古信息的手段也发展得更为系统和精密。目前,前一阶段正如日中天,其理论和观点左右着西方考古学的发掘和研究的绝大多数领域。后一阶段则如东升之朝阳,正越来越引起一些考古学家特别是青年考古学家的关注与青睐。在这两个阶段之下,更有聚落考古学、人口考古学、技术考古学、生态考古学、妇女考古学、社会考古学、背景论等五花八门的名目和说法,它们迎合着当代考古学的系统文化观,在各个专门的领域中将考古学家洞视古代的眼光引向深入。

从整体上说,这些东西至今未被中国考古学者所接受,甚至至今未被中国考古学者所理解。然而,一个明显而有趣的事实是,无论在中国考古学者中年轻一代对这些东西的向往,还是老一辈对此

① 60年代由美国学者路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倡导和代表的学派,提倡用考古资料研究文化进程和文化发展的动力学法则,主张将自然科学中的演绎—实证方法引入由考古资料得出认识结论的逻辑推理过程,并运用大量自然科学方法扩大考古资料的人文及环境信息含量,发展出“考古学中程理论”的概念体系。参见曹兵武《考古学的新思维——新考古学述评》,《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3年1期。

② 由英国考古学家伊恩·霍德(Ian Hodder)80年代所倡导,中文资料参见霍德《后过程的考古学》,载《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三秦出版社,1991年。

普遍所抱的拒斥态度中，无疑都蕴含着一种信息：我们不能对西方考古学最近几十年所走过的道路视而不见。这样，当我们在传统与变改之间苦闷、彷徨、手足无措时，我们还必须在东方与西方、中与外之间寻找平衡，寻找沟通与理解的桥梁。

过程考古学兴起并发达于美国。后过程主义考古学为英国学者霍德所首倡，但似乎在美国引起的反响更为强烈。总之，美国这个历史并不久远的国家扮演了二次大战之后世界考古学革命的中心。这是有其历史、社会与文化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美国考古学中强大的人类学传统——考古遗物首先是属于人的，因此，它不仅是历史过程的记录，而且也是行为的承负者、思想与观念的物化。这样，当历史的事实被风化得皮干肉净、行将枯竭时，人们便自然地面向文化——这历史的灵魂和永恒的主题。于是，有限的考古材料便成为考古学家开掘历史之主题——文化变化的无限的实验场，历史便被在不同的深度、不同的层次上，再一次获得充实。

如果说，当考古学家还不太清楚中国人的祖先是土生土长、还是由西方移民而来，三代之前中国大地上究竟是一片蛮荒、还是人丁兴旺等等问题，强迫他们去关心文化的本质与变迁实在是要求过高。那么，当历史的粗犷线条已经明晰，文化的序列已经清楚，而考古学家关于文化的看法仍然是使用什么样的陶器、有些什么样的工具、何者在前何